

國語三冊

國語國策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荀息、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息也。荀息恭子士也。食邑於魏。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

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也。」友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之有

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用不成。

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

成。不政為。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

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

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弑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

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

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

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

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閒罪，薦積德。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

德之士。逮鰥寡。逮及也。謂惠及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鎮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

親見之謂賢知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

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尉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瑩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瑩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瑩楚人許之

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

佐之文子魏驪之孫穎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沐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大子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穎敗秦師于輔氏

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

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

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

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勲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

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

同一筆
視而中
河陽也
一段便
見勢活

故可親近藥伯樂武子公族大夫藥伯樂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厭黑

也果敢厭黑樂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夫膏梁之性難正

也膏肉之肥者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

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果

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

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

也給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驪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為元倏張老晉大夫張孟元倏中軍倏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

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

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躒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

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

于雞丘于雞丘於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

此始命

篇自於

是復前
也

上其前
也

同其相
也

似意者
也

為前篇
也

申尋令狐文子平魏頡公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使張

老為司徒代魏使范獻子為侯奄代張老侯奄元侯也獻子范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五年諸

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魏

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揚于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僕街公謂羊舌

赤赤羊舌職之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

劍僕人掌傳命絳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于不忘其死誅責

日君之使使臣狂中軍之司馬日前日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

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請就公跌而出跌徒曰寡人之言兄弟

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令之佐

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

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其壯也彊

志而用命此壯謂未王時守業而不淫業所學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不惠小物不惠小物

之文以
之於此

而鎮定大事

鎮安也言智 恩能安定也

有直質而無流心

流放也非義不變

言從義也

非上不舉

舉動也放 上而動若

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

大事 軍事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 子比比方也義宜也

公使祁

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歿終也平公悼公之 子處批以穀論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 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子爵

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子 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

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 好得貪貨財

魏絳曰勞師

於戎而失諸華

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 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夫

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

存處

存聚也

貴化員而易土

貴重之 易輕也

子之賞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

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

震懼也

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

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

獻子韓厥說去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 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為 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瘖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

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

亂謂見絳 公族同姓

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

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今無忌

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

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掌主 也初

爲公族大夫令
使主之是爲賞

悼公使張老爲卿卿佐新軍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

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

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楊干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

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

二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侑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

八則賈君所八則賈君所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鍾磬全爲肆半爲堵及寗貝鏞鏞小鍾也寗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軌車也十各十五也傳曰

廣車軌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

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鄆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此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

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

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以其

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時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

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處六年魯襄二十二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父欒廩娶范宣子之女曰

叔祁生盈廩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黃淵嘉父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處叔熙公遂逐羣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吾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州緡刑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叔始輟止也

民志不厭禍敗無已

厭極也已止也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也

速召也

陽畢對曰本根

猶樹

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柯斧柄所操以伐木

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間

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

訓教也

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

教在威權以行之

威權在君

言不在臣

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

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

亦掄逞

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達快也

是遂威而遠權

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

民畏其威而懷其

德莫能勿從

言皆從君

若從則民心皆可畜

皆可畜養而教導之

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

欲惡情欲好惡

偷苟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

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弑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罔人之思邵公

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

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

若滅欒氏則民威矣

威畏也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

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

威與懷各當其所

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

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可以隱

於私以私思隱蔽其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

民民之不道亦無君也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

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勅也

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

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

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

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居三年後三欒盈書入為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

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蒞載盈及其士納諸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不

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欒氏之

臣辛俞行行從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

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

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禔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

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

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

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

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也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斗出牛腹脅脈

谿壑可盈是不可廢食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視楊食我生楊叔

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

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當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工卿士句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

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于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

商伯其後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

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

平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摠諸侯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陽叔去周適晉生子與為管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為范氏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

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

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

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

伯華羊舌

赤魯襄三年伐父職為軍尉之佐

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

言主軍也非其官而與之為侵官

且吾

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

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

問於孫林甫

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

戚叛

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

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

問於張老

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

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

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祁奚

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

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

回邪也內事之邪

內朝也大夫之貪是

吾罪也

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

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

外應受我內增其非

問於籍偃

籍偃上軍司馬

籍偃

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

孟張老字

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張孟釋

夫子而舉

釋舍也舉動也

是反吾子也

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

問於叔魚

叔魚叔

叔魚曰

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

之訾

訾詆宣子家臣

訾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

端正也

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

將坊三
嘗祀而
先叙二
人之言
但文氣不

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

侯汝叔齊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和大夫

非子之任也祫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

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大夫乎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平小怨

宣子問於訾訾祫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與

為理子與士為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

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為生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

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主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端刑法緝訓典緝和也國無姦民士會為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熒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且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瑕隙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國

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

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晉加寵於子將何為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以所爭田益之和與之平和也

訾祫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祫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

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易簡也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西貝好賈求也

心樂咨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

之上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

也故入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其德韶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

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禮以節之夫

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時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告之叔

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發而死曰墮甲鎧也以封

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

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君矣昔者此

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

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引取也封厚也

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列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貞行人掌賓客之官貞名也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肝

也欲子貞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貞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

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饗或為賴不集三

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鬪夫子貞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褻也入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龍衣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

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

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

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

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忠信逆也是以在此若龍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暗

國 吾 卷十四 四

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

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表甲以龍套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

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為軍藩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侯遮

扞衛不行侯侯望遮遮罔晝則侯遮夜則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

皆昏而設明而罷侯遮三人居狗附處以視聽侯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

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歆楚人子木歆歆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

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歆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

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以政成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

歧陽歧山之陽楚為荆蠻荆州之蠻置茆蒹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蒹謂束茆而立之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

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

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郟是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

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負焉不子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